

A Critical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英] 斯塔斯 著

批评的希腊哲学史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A Critical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六点学术

批评的希腊哲学史

[英] 斯塔斯 著 庆泽彭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的希腊哲学史 / (英) 斯塔斯著, 庆泽彭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1

ISBN 7-5617-4527-3

I、批... II. ①斯...②庆... III. 古希腊罗马哲学—哲学史 IV.B.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4367 号



VI HORA E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企划人 倪为国

特约编辑 / 晏今锋 万骏

装帧设计 / 吴正亚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六点学术 民国系列

批评的希腊哲学史

(英) 斯塔斯 著

庆泽彭 译

统 筹 / 许 静

责任编辑 / 储德天

责任制作 / 李 瑾

出版发行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200062)

<http://www.ecnupress.com>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印 刷 /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1 月第 1 次

开 本 / 890 X 1240 1/32

字 数 / 195 千字

印 张 / 10

书 号 / ISBN 7-5617-4527-3/B.253

定 价 / 25.00 元

出 版 人 /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或者联系电话 021-62865537)

出版说明

被西方和东方的列强强行拖进现代化以来，文明中国的变化真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山河如此，学术亦然。然而，新的中国收拾河山、重整乾坤，仅仅百年，气象焕然。

新的中国是无数先辈用一己生命在半个多世纪的浴血奋斗中换来的；同样，新中国学术的基础是无数先辈学人在惶然多难的民国三十多年里奠定的。费孝通、王力、吕思勉、杨树达、蒙文通、朱生豪、罗念生、朱光潜、徐梵澄……数代鸿儒，无一不是在艰难时代以一己生命赓续中国文明之线——“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在他们身后，如斯学人屈指难数。

不忘前贤、重刊旧籍，是有历史责任感的出版者应尽的义务——欧美国家凡有文明历史感的出版社，无不把重刊旧籍作为本己要务。时值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六点学术”推出这个系列，不仅为了纪念我们的学术父辈们曾经经历的那段艰难历史，也因为无论中学抑或西学（尤其翻译），都有即便当

今学术也未能有所速的成就在焉，值得珍惜和承继。

重刊民国时期学术成果，实非什么创举。可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名人”们的书反反复复、名目繁多地编印，少有出版者理会晚清和民国时期好些兢兢业业、深造自得的中坚学人，造就了更多历史“失踪者”。重刊旧籍，除了挑选书品时眼界需要更宽些、更细致些，敬重前贤的态度同样重要——影印本一类做法，无异于让旧籍重归故纸。“六点”的做法是：重新排版、校订文字（明显的错字、标点）、统一译名（不少人名和术语的译法，今旧差别很大）——从而，学术父辈们的心血将继续滋养后来学子。

“六点学术”有心用后现代的纸张和排印技术挽救前辈们的故旧文稿，盼学界有心人鼎力推荐、匡正谬误，一起来寻回我们丢失了的学术父辈们的书籍。

点点

2005年7月7日

作 者 序

这部书的材料以及文字的大部分,都是我在1919年春间的讲演,不过目次为便利起见是重新划分的。当时听讲的人不止是学生,也有许多普通的人,大都没有哲学的素养。所以这部书和原来的讲演一样,也不假定读者预有特殊的知识,虽然普通教育程度是不可少的。凡是哲学上专门术语,初引用时,都加以详细说明。对于每个哲学的观念,尤极力用可能方法使之明了易解。但是须知我们的许多最广大最艰深的概念都从希腊哲学里面而来。像这些观念本身都是很困难的,无论说得怎样清楚,也要费思索的。要讲靠着大量说明能使哲学变为容易,那便是欺人之谈。

希腊哲学就在今日也决不能算为古物。它的价值决不仅限于考古学和历史学上。在这部书里,我们所讨论的是活泼泼的东

西,并不是已死的东西,决非一个过去时代所留存的残骸与朽骨。而我编成此书,也只是为着活人,决非为着那些采掘化石的人。我要是不相信从希腊哲学里至少可以找出来一点不曾老朽的真理,纵然叫我在上面牺牲我的生命的五分钟,我也不肯的。

现代有名著作家威尔斯(H. G. Wells)在他的《最先和最后之事》(*First and Last Things*)里有一段说:“我们不教青年运用其心智于所谓形而上学那不多的几个普遍的基本的问题之上。……我们不教青年用其心智探讨问题,从而矫正其心智,发展其心智。这正是希腊人的方法,我们崇拜这个民族如神明,却是不采用他们的方法。我们对于我们的青年,不讲哲学,而讲哲学家;我们仅教他们读了一本书,再读一本书,只告诉他们别人对于这些问题的议论是什么样。我们躲避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大谈具有各别的程度和性质,言语不通,环境悬殊的别人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和解答之半消化了的见解。……这正如教授算术入手先讲罗马数码的渊源,再及于住在西班牙的阿拉伯数学家的历史和动机,或教化学而先讲培根(Roger Bacon),或教比较解剖学而先讲欧文爵士(Sir Richard Owen)一样地无用。……时候到了,负教育之责者不能不知道所有的哲学问题,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最要重新做作一番的。我们所需要的是哲学,不是浮泛浅薄的哲学史的知识。……研究形而上学的正当方法,和研究数学或化学的正当方法一样,也是要讨论人类思想在这等问题上的积聚了的和消化了的结果。”

这些话一般人是受欢迎的,实则似是而非,断不可当作完全靠得住的。这固然也有一部分真理,我们的教育系统弃口语的讨论这个有力的武器,希腊人用之如是有效的武器,而不用,提倡书

本知识而丧失原创的思想,这实在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就以希腊人而论,我们也须知(一)他们之所以不甚研究哲学史,也因其时没有许多哲学史可以研究,(二)假如一人以为希腊的大思想家于组织他们自己的体系之前,不已完全通达他们的前人的思想,他便是大错,而且(三)有些地方,对于口语的讨论之太过的信任——这个错误正和我们的相反——也引起了知识上的不足实、诡辩、浮夸、浅薄、对于真理的不尊重,以及一切原理的缺乏,智者学派的情形便是这样。

至于以数学化学等方比哲学,这实在由于一个虚伪的见地,由于不能明了哲学的真理的本质,及其与数学的或物理的真理的根本区别。假如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估计地球的圆周如彼,而现在发现了如此,新见解便推翻了旧见解,取消了旧见解。一个是准确的,一个是不准确的。不准确的见解,我们可以完全忘记它,抛弃它。但是哲学进展的原理与此迥不相同。哲学的真理决不比数学,其解答可断为确定地最后地正确或非正确。哲学的真理是逐渐开展的,在时间里面循序产生许多连续的哲学体系,必于全部的程序之中,才能见出全部的真理。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不仅推倒和取消柏拉图的体系,斯宾诺莎(Spinoza)也不仅是推翻笛卡儿(Descartes)。亚里士多德乃是所以完成柏拉图,斯宾诺莎之于笛卡儿亦然。其余的人从来也莫不如是。埃拉托色尼的计算是单纯的错误,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忘掉。然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Leibnitz),以及其他的体系却都是真理的一样的分子。他们在今日是真理,无殊于在他们各自的往日,虽然他们不是——从前也决不是——整个的真理。所以他们不是单纯的错误,已经成就了,完毕了,结束了,从而我们也

不能够把他们一笔勾销。要把各家学说总合起来，把真理的所有的各样分子连接起来，而造成一单纯的有机的整个体系，可以代表知识的最近的总结果，是不是可能的，另成一个问题。不过像这样的一个企图从来固为人所努力不息的，但是如果对于先前的所有的体系不先有一个彻底的知识，即是，对于真理的各别的成分不先有一彻底的认识，要想了解这个企图，造出这样的一个总结果，这是没有人肯认为可能的。而这个企图现在也正是哲学史的一部分的目的。

所以任何哲学思想，如对于过去的体系不先有一彻底的研究，以为其根基，断然陷于浅薄而无价值。其认为这种研究可以不需，凭着我们的头脑可以造出各样的东西，每个人都可做他自己的哲学家，都可照他自己的方法建设他自己的哲学——像这些观念实在是很空虚而肤浅的。这种思想的一个很好的证例便可于刚引用的这位有名的著作家的形而上学的态度中见出。他的所谓形而上学完全根据这个假定，就是，知识及其对象是并存而分开的，一个在这里，一个在那里，遥遥相对，而知识便是一种工具，这个工具由外执捉其对象，使为自用。其实这里一用到“工具”这个名词的时候，其余一切，包含知识的无效在内，便都成了当然的结论。这个假定——知识是工具——我们的这位有名著作家用来实在太武断了。他一点也不曾显明他曾觉得这是一种假定，还需考虑，或者，别人能够另是一种想法。但是一个人只要是不仅乎浮泛地涉猎过哲学史，而是真实地受过它的训练，一望便可知道这是一个假定，而且是一个很可怀疑的假定，这个假定谁也不当毫不踌躇地告人，一若其为不可辩驳的真理。他还许能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的假定。他定可以见出威尔斯先生思想途径表现一种主观主义，和希腊哲学精神衰颓

时所发露的主观主义性质上相同,这正是希腊哲学最后没落的原因,实在是很不祥的征候。

因此,我要劝告青年不必注意那些华而不实的议论,在形成他们自己的哲学主张之前,必须彻底地和忠实地研究和贯通所有过去的哲学进展的历史,先自希腊,再及现代。诚然,这个目的仅凭读一本或几本撮要的哲学史是不能达到的,到底必取大思想家自己的著作而研究之始可。但是物有本末,事有始终,这样的哲学史的作用并非所以完成哲学的教养,而是所以肇始哲学的教养;把后来所须精心研究的先作一概括的鸟瞰,实为初学下手最好的方法。不宁唯是,对于各种哲学的发展的经过和历史的关联之研究,在哲学家自己的著作里也是找不到的,而在哲学史上则为一重要的工作。

复次,这本书里有两处缺略,这里要说明一下,第一,在讨论柏拉图政治学说的时候,我是根据他的《理想国》的,没有说到《法律篇》。这在一部政治思想史是不许的,纵是在一本哲学史,若对政治特别着重,也是少不得的。不过在我看来,政治和哲学的关系比较地最为疏远,所以对于这个题目的讨论是可以从略的。此外,《理想国》一书无论著作先后,在我看来,实在显示柏拉图的见解,而非苏格拉底的见解,毕竟是柏拉图的政治的观念的明白彰著最具特性的表现,不过这个观念到后来因为迁就实际,大有出入。

第二,有人说观念论是苏格拉底的主张,并非柏拉图的学说,柏拉图自己的哲学不外乎一种神秘的数论,连带着些有神论的和别的思想。抱这种见解的,伯奈特教授(Professor Burnet)便是一人。我不相信此说,但是在这部书里不便详细讨论,我以为与其语焉不详,不如置之不论,所以没有提到它。这个问题和伯奈特

教授关于巴门尼德的解释，其立足点也全然不同，他的这个解释我在后面是讨论过的。那是关于一种哲学的真意的说明，而这不过是关于一种哲学的创立者为谁的问题。那是原理的问题，这只是人的问题。那对于哲学家是极重要的，而这仅乎对于历史家和考古家有关系。这就如同培根和莎士比亚的问题（Bacon—Shakespeare question）一样，真正爱戏剧者实在不必管这个问题。无疑的，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问题对于考古学家是很有功的，但是无论观念论是出于何人之手，根本上毕竟没有多大关系，我们所需要的是了解这个学说，正确地认识它在哲学上的价值。本书注重各种哲学的观念、真理、意义和关系，至于考古学上的争辩，一概从略。本书固不仅为哲学的概念的讨论，且亦为哲学史。但是这里所谓史之意义是把哲学思想就其历史的继续和关联而顺序说明，期于使人能明哲学演化之递嬗，因为思想是向着一个一定的目的而进展的，其逐渐地和稳定地发达而臻乎理想主义的顶峰，继而衰落，终于崩溃，其一贯的轨迹不仅乎是深堪玩味的历史的现象，而且对于这个轨迹没有一个具体的概观，要想对于哲学本身得一正确的概念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这个缘故，威尔斯那便一定是对的，而我个人就必定完全抛弃照着历史的秩序讨论的方法。最后，让我声明这部书称做“批判的”的意义，其为批判的是不在年月时日卷帙文字及其他相似的考据上，只限于哲学的概念上的。

我在这里谨致感谢于锡兰（Ceylon）高尔（Galle）麻亨德专门学校（Mahinda College）前校长握笃华德先生（Mr. F. L. Woodward, M. A.），承他们的盛情，帮助我编成了专名索引，还给了我不少别的助力。

译 者 序

希腊哲学为西洋哲学之渊源，现代欧洲一切思想的胚胎，大抵都包含在希腊哲学之内，实际上，晚近西洋文明也就可直称为希腊文明。所以要想研究西洋思想，对于希腊哲学，非先有一个相当的认识不可。当然我们如欲作进一步的研究，必须取各大哲学家的原书读之才行，仅看一本哲学史是不够的。不过在初下手的时候，先作一个历史的研究，把全部的进程的各阶段和其一贯的关系作一个鸟瞰，是很可以帮助我们后来的研究的。尤其是研究的时候要取一个批评的态度，这实在是探求一切知识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实学者必须很早地养成这种习惯才行。译者作成此书一半是自己练习记忆，一半便是要供给这种需要。

译者很惭愧，自己的学问很浅，从未出国门一步，文笔是很笨拙的，而且译这本书的时候，因为环境的关系，手边一本参考书也

没有,以致有几个佛教的专名的中文译名没有寻出,只得译音,其他错误缺漏的地方一定也是很多的,还望读者和朋友们不吝指教,俾将来可以有改正的机会,这实在是私衷所至切盼祷的。

1930年4月10日,庆泽彭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哲学概说及希腊哲学之来源与进程 | 1 |
| 第二章 | 伊奥尼亚学派 | 15 |
| 第三章 | 毕达哥拉斯学派 | 24 |
| 第四章 | 爱利亚学派 | 31 |
| 第五章 | 赫拉克利特 | 57 |
| 第六章 | 恩培多克勒 | 64 |
| 第七章 | 原子论学派 | 68 |
| 第八章 | 阿那克萨戈拉 | 74 |
| 第九章 | 智者学派 | 84 |
| 第十章 | 苏格拉底 | 100 |
| 第十一章 | 小苏格拉底学派 | 121 |
| 第十二章 | 柏拉图 | 129 |

| | |
|-----------------------------------|------------|
| 一 生平与著作 | 130 |
| 二 知识论 | 139 |
| 三 辩证学说或观念论 | 143 |
| 四 物理学说或存在论 | 162 |
| (a) 宇宙论 | 162 |
| (b) 人魂论 | 165 |
| 五 伦理学说 | 170 |
| (a) 个人伦理 | 170 |
| (b) 国家论 | 176 |
| 六 艺术的见解 | 179 |
| 七 柏拉图哲学之批评 | 182 |
| 第十三章 亚里士多德 | 194 |
| 一 亚里士多德之生平及著作与其学说之大概 | 194 |
| 二 论理学或逻辑 | 202 |
| 三 形而上学或玄学 | 203 |
| 四 物理学或自然哲学 | 226 |
| 五 伦理学 | 246 |
| (a) 个人 | 246 |
| (b) 国家 | 252 |
| 六 美学或艺术论 | 255 |
| 七 亚里士多德哲学之批评 | 260 |
| 第十四章 亚里士多德以后哲学之一般的特征 | 267 |
| 第十五章 斯多亚学派 | 271 |
| 第十六章 伊壁鸠鲁学派 | 280 |
| 第十七章 怀疑学派 | 287 |

| | | |
|------|--------------------|-----|
| 第十八章 | 新柏拉图学派以前之转变期 | 293 |
| 第十九章 | 新柏拉图学派 | 297 |

第一章 哲学概说及希腊哲学之来源与进程

在开始研究任何一种学问之前，我们先须知道这种学问所研究的是什么。植物学是研究植物的，天文学是研究天体的，地质学是研究地壳崖石的。哲学有什么特殊的领域，其研究的对象为何呢？要想把哲学下一个简单明确的定义，实在不如任何别种科学那样容易。这个缘故，第一，就因哲学的内容是随着时代改变的。哲学的范围跟着知识之进步而愈来愈狭，昔时包含于哲学之内者，今日多分离而独立；柏拉图时物理学和天文学乃哲学之一部，而现在都成了各别的专门科学，是即一例。然而这还不是最大的窒碍，其是使人难于下一哲学定义者，就在不同的思想家对于哲学的本义，都有不同的见解，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斯宾塞（Herbert Speneer）派的哲学定义，必为黑格尔（Hegel）派所否认；黑格尔派对于哲学的界说，亦必为斯宾塞派所不取。我们若谓哲